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記

樓觀記五

介亭記　　袁太博

韓君士新歙之休寧人學知其方行有所立從余游者十五年矣今年四月余以罪罷太學將出京師乃造門叙別曰自公爲博士士新隸太學學生以法不可間見見亦不敢相語今願有請矣吾父於性爲甚介於衆爲難合居窮約臨事務不與鄉人相俯仰惟屏迹自信而已近於縣之西偏一里許靈亭之前卜一小圃跡谷汙瀦剪剔穢蕪畚腴土以栽花藥築小畦以蒔采蔬鑿井灌泉泉清而星月見傍山引竹竹茂而雲煙留其前則有澗其東則有溪溪澗左右重岡複嶺相望而異形絕澄虛廓清之氣常在眉睫間若花之開落禽鳥之呼吟樵檐漁艇往來間暇可寓目而盡得之遂於其圃構一小亭基址不廣材植不

精十頃其下茅覆其上平居無事日坐其中足以覽勝而自適
也於是以吾父所尚名其亭曰介立願求文以記之余應之曰
介然特立乃君子所以矯世厲俗之行當於義爲成德若伯夷
顏淵黔婁之徒是也不當於義爲行怪若申屠陳仲子之徒是
也吾之父果何爲而行此者耶韓君曰人之趣捨固不同有隱
於市朝者有於耕釣者有遁迹山林而人不可見者有其往
市井而不可知者其能志友於善而不爲矯異則古之人皆以
矣之吾父之自爲其雖文甚言以要其恩飾僞行以惑衆務與人
同而欲以責名急與人合而要以擾利紛紛僕僕書馳夜謁而
不知已者有異矣豈無聞於斯歟余休然告之曰君能言其父之
意如此是宜所以名其亭者因敘其意而書之毗陵朱默記

遮南亭記　　陸左丞

會稽爲越之絶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奔放之
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述之

買俗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湖山如畫可小屏絕塲要游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事未幾與出屋尸之間而政成訟清以无事乃與賓客泛鑑湖上觀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迹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梅市其事雁史公聞往焉初届佛刹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而登之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徘徊尚踈未華微含峯巒如削聞見僅出公曰此山之佳豈已而哉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亭名之曰圖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轉超轉清山轉穿轉翠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

氣倏忽闔闢變化無定其形五色少頃百景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然是閣也以爲觀美而春秋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絜雅婚娉宴集盡於其上湖清波晴天浮動乃登是亭西眺北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頗飾於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愛墨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宜盡於發揚幽鬱豈特書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識道善德助於耕隴釣瀨居市肆漁鹽之間者苟乎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君類多士斯可以升矣幾託公之翼摶風雲而上也

樂全亭記　　龜山先生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軌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遊觀乎古家之囿困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也而求人不與也乘飛軨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

輿挾輈發軔乎康衢枳輪乎椒丘衒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醨異味矣余嘗讀退之栝博見其所稱韓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宜與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膏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燕瓊傍絕特之觀發掘稍盡不一二世卒非耕者所稱可勝言哉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為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居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為堂聚先王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子孫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為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名其亭嗚呼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要踵予門求文以為記予嘉其志知不獨樂乎衆人

之樂也於是乎書

是是亭記

後山居士

劉子佐巨野營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之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非又懼有時而忘之也以名吾居耳目觸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過寧訕毋諂以病劉子兒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爲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爲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勝諸當其無子問律於無可無不可之塗而翔乎兩忘之圃天安知吾是之所在又爲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於前子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爲得矣而皆不思默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則可以默而欺之而世不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也夫是其所非則爲諂非其所是則爲訕是非

不失其正吾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有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䜌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某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爲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群居衆語是是非非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捶耳疾走而略不以爲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群書辯刻身苦思飢餓其世而向書癖甚亦不減其二父而又能收斂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其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賢某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于事退則見于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

卧雲亭記　　路鞏伯先生

南山之陰多喻姓有公諱若慶而不出玄居路高築卧雲亭老于其上四時有花夕有月日暮看盃酒嶺上有白雲飛覓花起舞弄影月明中醉則登亭倒著接䍦衣床以寢日出而方醺盱而醒醒而飲飲而復醉日以為常雲駸駸入户牖掛屋壁覆琴几杖屨披散漫圖書筆硯間處士每以此自怡不費一錢而富於雲君此故其接肘腋作笠簪若皆雲也予始疑之且處士之於雲擥之不得蓄之不可貴而友之亦不可交以命亭哉油然在天翼翼然在岫去而不返飄風暴雨消磨破裂去而不知歸者蓋以無繳矣得而卧之耶處士顧之内而有放榆毋有寬盟朝乘華軒箸役泥塗吾不為之比肩壟斷攜摩片韜掉弄丘命以郭逐錐刀之不為之分部譁諂佩刎相殃喉扇君構以擠執沈怨吾無得喪憂患而長有此雲可也况以命亭哉夫雲無心處士亦無心與夫天下之士皆有心者也然日見雲知其爲無用而

不知其為無用之用有如此者耶後予將為歌以遺
之曰
幽人居身兮山之陰嶺言孔吾兮山雲深閑廷除兮則坐為聲
相滔兮幽沉沉既覺兮復寐酌樽酒兮鳴琴彼美幽人兮喟其
無處尋兮

[illegible]南陽亭記

胡勝先生

廣安陳越居中築亭於所栖之後圃取漢元德先生之語以南
陽其名且遣人走四千里至京以書抵仙井胡前汝礪曰執事
其為我記之迺撫古君子窮達之理而告之曰夫善養人心者
莫深於六經本之易以致其靜寫之樂以和其神達之詩以導
其志謹之禮以正其躬貫之書以博其聽約之春秋以審其斷
昔之魁壘閎放之士皆資焉以養其心而寓於磅礴渾淪不可
端倪之域顧世所謂貧富貴賤悲愉得喪禍福死生之故一皆

有以乎之矣六經者所以養人而歸諸道者也苟吾胸中有得
於六藝之奧凡天地四時人鬼事物屈伸倚伏消息滿虛之數
忠佞正邪去就顯晦肯否往來之變皆有以了然於吾心而窮
愁怨憤懥戲巧忿鬭進側入之念皆不得以傷於其思而蕩於
其耳目則是而用之朝廷可也苟不遇窮山林亦可也古之有道
君子所以窮處於丘壑不爲違而身廊廟相天下不爲傲後
世之士不能摘六經之蘊其胸中既無所有則喜怨悲樂成毀
利害榮辱之細皆得以排其思而憒其意得一自肆然以驕失者
促然以悲役其於道何如哉今吾居中以強壯之年邁往之識
而過可以有爲之世遽安於深林絕嶠之中意若有甚高者是
其必有深得於經者也故以吾之所嘗學者吾之且賞以詩使
擊缶而歌之其詞曰
六經有如[illegible]得詩以陳開目即見道何嘗爲屈伸長心隨所
[illegible]林[illegible]有酒從陶公不辨生

吳賓齋暇日不醒任兩字中壁

洪雅縣節娥亭記　　曾子先生

節娥亭在洪雅西江之西昔人義娥之死於江流建亭江皋表其事以告來者也娥母本姓郝孤窮不能存且悔其失身遂嫁娥於邑人胡氏為義女庶幾託良以終生及長而嚴且閑織組至是郝年益衰強娼之欲以豐其業娥痛恥不出終以篤護益自堅會邑西十里春游蒸然居人邑有富少年先厚郝欲期飲于郊因屬娥以行娥至方悟其計且驚走郝把挽不得已而坐少年微辭以逼之娥俛首凝目忽遽歎持頤襟出瓢強以飲則嘔歲少年亦不敢侵意不樂而散還濟西江橋遂躍水流而卒觀者相與痛感因皆至流涕是嘉祐五年三月也後人命之為節娥因名其亭行人騷客登覽慨然必發於聲詩未嘗不歸其惡於母也夫為娥之母安得無罪然娥之不忍賊用其遺軀是愛其親之至也故寧死不以非義污其親若夫以死報母之

惡名豈其心哉昔吾胥軌衛官之子皆以孝死其親後世哀而思
之不忍及其親之惡姬郝之弱娥於路家豈志此衣食報其後
而侔其初庸所以娥死非救其母志耶元祐七年吾友孫昭君
外從丁安川余嘗市候之西江覓亭中之作所憫娥之死焉情汝然
復有所感以爲名教之不競職衣冠者或恥之今以風埃之字
之賤而死於世之所難能義足以蓋其親矣屈伸其志以警世
世教而必辱其母以與其名娥死能無恨乎余以是語君分君
外曰嗟夫愛人而失其實罪浮其親誰肯爲義余未能善斯也
也正好惡以示邑人亦其職矣然則故是非於幽潛非孝者之
事郭子亦有不可已者因飾其本末庶求娥之死志以慰其魂
若夫登亭而追嚴與覽景觀化以爲樂謝蓋有不暇詠者銘墨
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記

崇義亭記　黃致

古越之舞者首以人而盡王楚入秦者閩南風而悲寧形於方

物之適而留情於大塵之境其轉徙每如此乎[illegible]歟叅松之遊
然慨雅懷之屢變感白雲而興悲指蕙帳以[illegible]則人之君子
烏能辨此哉武昌有隱德者謂我鄂也隸於[illegible]巷遊于我
之宦寓而即居以為生涵逌並流依其榜之曰筆我[illegible]三峯而男
以焉沿泝優游順風聆之試語之曰東皐書事聞樓錦號沃野
千里三歲之儲茲樂土也所不可忘者其更在是乎鄉井重義故
冠喜儒蒐巷之樂逢辰桑福茲美俗也所不可忘者抑在是乎
發孤怊於寸晷恥遐情於曠野送雁鴻而迎寸碧則無窮之景
有不可以勝牆也瞰歸鴉爲以名膺新爵象以悵望指故鄉而追
妙境則無窮之意有不可以勝寫也先生之所以登亭而想望
者不過是耶曰其然豈其然乎吾家于三我之側爲程氏雲仍
非一傳也儒冠誤身仕籍不継松楸已拱舊廬穀蹇白首流
寓睠青山而躊躇此所以徙倚彷徨而不忍釋也漫郎只寄我
於夢覺者同是蘧廬屢遷於今昔者同是蜉蝣蟣蝨人間無居

可也遊乎物祖鵝居可也擁爐之與鄉社跡留登壟之山可也鄙樸之與鄭稅駕襄城之野可也几上子綦方且為槁木域中壺子方且為濕灰則故吾之在彼也何足念而今吾之在此也何足悲亭與山適相當也人與景偶相值也縱目而遠眺收聽而內觀則天機不動而尚徉於几席之上不幾於坐忘乎先生曰子之言似有道者也然為我誌之余方且為夫賴方且為人非登亭而望義又且百馳之遠也亭之趣試語之有暇於是托副墨之子以寄聲於先生而書之以為記云

歲寒亭記

王壽望先生

吾州石佛山之西南妙明院後有古松一株不知何年種植院僧出則年七十一云自幼初入院見其師已老師云吾為兒時已見其合抱矣凡松之小者可為薪稍大者可為梁柱此松初無把時既不為樵者所薪及其大又不為匠石顧以至于今又生於高山之上挺然直幹見於數十里之外其鬱鬱之氣足

必會見風雲以需澤一方豈與夫不材之木得終其天年者類
哉宣和元年冬予卜葬先夫人於玉臺山院去山半里得朝
以偃仰其下慨然歎之於是則作亭於其側予名之曰歲寒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楩楠豫章其大合圍在風
一至亂棃紛然皆有樵採毀傷之色固不可與松栢並而一時
同植者皆遭羅斤斧取用於世已存者爛變壞伐滅無餘矣而此
獨存閱萬木之彫榮貫四時而茂矣歲寒之姿老而彌壯如端
溪叟有亮彼武王與周之昵如商山翁有輔翼太子立漢之業
吁可歎也夫吁可敬也夫宣和四年六月二十日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蘭陵孫公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瑯琊幽谷
之勝有泉空然涌于兩峰之間曲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為大井
築一亭與游人遊憩其上仰望青山俯聽流水晨煙夕靄開闔
變化爭効於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絕處當

瑯琊王宮國於此遂名其山以名水綏年豐亭少公日從僚吏
賓客倘徉泉上把酒臨聽樂而志歸於是亭之清流關乃古戰場
而川煙公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懷嵩樓勤燕子泉觀李陽冰
小篆而筆畫雄壯號天下之奇蹟記琢然句從置幽谷中以遺
好奇者動公賦目之觀答林石植于齋畝日曲闌幽榭隱見木
杪泉鳴閣中衣細衣大若奏琴筑嘉話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
命鳴齋上下千岩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貧而
愛於此者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謳歌被於淮端楚甸
閒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
蜀鄭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翁吟以示浩嘆為恨曾南豐
記醒心亭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為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
援琴擬泉寫其聲為醉翁操而蘇東坡為之辭又伐石為六碣
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人美邦人盡公像偕王元之
於二賢堂屋以祠李邦彥來臨州周視府舍見公郎宿以坐聽

休之所与夫釣游之処焉瑯邪記游龜山廳事之壁曾子固
治祠屋具牲醴爲文以祭滁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
德也云自慶曆抵今百有余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翁與思
如新而瑯琊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爲冠世絕境可謂盛矣逮
炎初大盜起黃巾赤眉群嘯聚于山邑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尋
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爲州者積十余人支
敧撑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傳誦古記尚友千載
所与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游嘗佐廷尉議獄鞫三
天何如天所佪揭來滁陽政平訟息閑閣坐嘯無余事矣公曰
此邪雖小文忠公嘗游居焉而醉翁其亭者嘗與民共樂如此
比經寇暴頹壊蕪歸然公若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連僧
優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別我募匠疏治泉石具
木瓦甓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不復醉翁之舊然以慰滁人
之思而移書屬余爲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

之師表言嘉謨畛功茂烈載之於帝綿之簡冊煒煒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者徘徊樂道想聽風聲恨不同時抬欲騎雲拏霧汗漫追絕塵於八極之外固有抱烏兮之弓臧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聆優孟之語笑想虎賁之容貌以為賢者固有受南國棠而賦詩過西門而動哭者誦其詩讀其書晝思之夜夢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之其人則是亭之作也所以表斯文於不泯昭先民之高躅者引發德理之元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諸見夫仕宦之所樂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為左朝散郎公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王氏樂歲亭記　　西山先生

長安王佐道卿作亭于下杜別墅於宅置酒其上落之子為之偁之曰使歲且不登農方告病于數人有欲舉其於此可得乎昔人以歸不名書以來年考瑞示其難得不敢在者如此今歲

方有秋而其適成從子數人者嘯歌相樂豈偶然哉視詩書所紀大小固不同亦不可忘也請以樂歲名子之亭并記之竹林檀柘古稱陸海蓋雍之美田尤在南山之下漢竇嬰田蚡位至丞相大尉爭城南之田其禍有不勝言者則此地之貴為人所爭奪舊矣子既有數千百畝之多又鄙陋世之貲郎與夫深居畏客不敢輒出一錢若已入縣官之簿者獨招延我輩以文字尊酒相從來亦賢矣子故深係遊屬思歸旁山林結茅而老焉行將從子東阡西陌一年明近歲時力作之暇驩欣取酒以相勞苦偏巾杖藜登子之亭歌豐年之詩其為樂可想也年月日河南邵博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之一百三十四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五

記

堂宇記一

粹隱堂記

滄浪翁

天之生萬物紛綸澒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瀆之廣山嶽之邃不能以自藏微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詭怪異類伏然一出則皆可羈括而就有為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也者而又自相賢次士者多不得其地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峭之士一不為世合則飄然遠舉道名匿跡雖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浮圖氏來京師二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慨然嘗出好學敦友冠儒門搢紳當世取高位以開

所謂知其趣者不嘗家閉居不踐外庭謝絕過從有不樂見
譁貴務不肯一接与語務為異衆之行求兼乎時自置其室
為將隱堂雖在稠穰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清無纖喧微塵
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
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沒沒而託其身為
乎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
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
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
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
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
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

之盛麗夸都邑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
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
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
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
者惟金陵錢唐然二邦皆竊僭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
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
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唐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
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
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
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
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唐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得錢唐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晝錦堂記　　同前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媿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

於庸夫愚婦之不見以驚駭而夸耀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以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石室先生

天下之事物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巨細輕重一有

未合寧爲之以爲不當然遂起異論矣區宇之大吾未盡有之
四指之極幅員方里旁裁直制各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
名者皆慎選注擬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顓假之
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劍南西川原隰演沃疇庶豐夥今[illegible]
天覆地發裝餽日輓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
所調之半縣官府之固以爲實數彌藏去其所謂佐者既非嚴
嚴循常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
亢歆缺始去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
既復亦殘襲往制田曲庳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其翁然
蔽沒蓬藋嚮所位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
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鬰煩省蠲隱謬
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覲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准是
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
裡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繇外臺已詳此今復被命臨鎮

於是閭侯之議悉與侯協乃規斥其址擴爲一圃集材於湊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夏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楹延檻衡欄攢櫛懸戶通潔君翔而尚矯將蝤而復振奇叢秀巘發遠思于其上鮮葩珍木悅真賞于其下覽表可以觴賓侶靖姦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鄭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指處今已化爲佳境爾兗石以載疑事之關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爲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告示永久然遜不文

迂堂記　　左丞蒲公

迂非適時之用背眾怫俗闊不與世合天下所共笑者吾獨取之以名斯堂豈誠樂夫迂耶道在身棄雖有万乘不舍死以邀一時之安在己謂人雖有万幸不苟生以求一日之福其爲以

[illegible]餓而死迂而守夫義者也忍耻之人所嗤其迂矣然而[illegible]
不以天下之賢[illegible]而変其迂孟軻以仁義窮而死迂而守夫道
者也從諫之人所嗤其迂矣然而軻不以六國之啜啜而変其
迂屈原以讒溺而死迂而守夫忠者也苟容之人所嗤其迂矣
然而屈子不以衆人之混混而變其迂則夫以不迂笑乎迂以
至迂求乎不迂其笑其難也吾寧迂以斬人之笑不欲舍至迂
以求乎不迂叔孫通以禮樂説漢迂道以媚時也惜乎不知迂
時以行道楊雄以諭辞媚莽迂已以悦人也惜乎大知迂人以
求悦已夫二子者是亦淺之為丈夫哉迂之道吾嘗非笑甘貧
賤樂而行之久矣而不知其艱也今又為堂以自居以迂叟自
名真有意乎迂邪堂之屋七楹塗墍朴野完葦棟者笑吾迂其
居矣案有書万卷早夜耽聘商財利者笑吾迂其習矣風來蕉
櫳聲狀万種酣然竹者笑吾迂其聽矣竹榻不几莞簟野履葦
雕美者笑吾迂其用矣飲水飯蔬含噴哺糲食鮮美者笑吾迂

其腹矣古圖名像環列壁間擁腓待其處矣吾得其好矣與人諧未嘗不交善悴悴為惡者矣吾得其言矣聞訟聽政求合乎經尚法者矣吾得其守矣噫人之知廷吏而不知廷吏之人安也一日之廷終身之榮一時之廷万世之光吏之過邪行廷以濟乎用吏終窮邪守廷以任乎道登斯堂者有知吏之心乎有不以吏為與者乎有樂与吏同夫廷者乎吏不得而知也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南隆浦宗主記

墨君堂記

東坡先生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聞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

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焰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变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墨寶堂記　同前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

語文章也是西戎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
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贊劾一官半職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
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之是區區者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
之相笑豈有旣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弃軀忘親而
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冢斵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
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佗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
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
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
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
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

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自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貴人也其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醉白堂記　東坡先生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

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畏殺伐果敢而大軍安之四夷八蠻柔
閒其威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與
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
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
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
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
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
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
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
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
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
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
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彦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東坡先生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

何嘗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窗牖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寶繪堂記　　東坡先生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

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百二十五

記

堂宇記二

思堂記　東坡先生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

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貧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眾妙堂記

東坡先生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

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庵耶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書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亦然至其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書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我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王氏清虛堂記　潁濱先生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友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酌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游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

鄰虛子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汙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体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泆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琛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与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嚮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与人而不惜將曠焉躰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魏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將子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潁濱先生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為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眾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隤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為能浩然矣乎

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潁濱先生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藉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岩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古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孔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落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

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叢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変君子欺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老不自知人見依乎盧山之民外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閔而題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净德先生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狃常習故捨先幾取後悉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以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為最重輕者天下之興動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変逆之資也漢之衰其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儆警議者知二路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為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綿亘數千里土腴物衍貲貨以蕃財力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謂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道瞿塘蟠聚深固西南皆蠻部自古獷猂唐天寶後嘗為吐蕃乎

乃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背止成都西郡大掠華人數万而
南方其王政衰弛則蕃豪遷廢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
中国吾胡混乎字內息祭威衛咸有深意浮化之際吏暴于上
澤壅不流経制壞矣民心懷危逆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
三乱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獵風輒靡
何營巷帶之易戴白夕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為之寒心然則
戎防軍政敢一日廢邪龍圖濮陽吴公之開府也取兵如民條
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投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
心乃度府門之右作脩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
肖率有定令數視屢閱獎勞継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方衆安
覿震動耳目寔鎮守之重務珉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吴欲
去州郡兵以衍治安雖山濤盡欵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
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西戎
既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乱幽薊帝

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効者之過歟其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於此不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畏公之為儒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兵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云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先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於是且嘗有治戎之備足為世法孔子序錄附於至言春秋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與訓蓋亦國之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歟不弟敘本末及其歲月大觀第五年三月一日

淇奧堂記　　　　谿堂先生

富貴而驕貧賤而怨人之情也富貴而不驕貧賤而不怨豈人之情也哉學使之然也盡知箪食瓢飲無以異於擊鍾鼎食華冠襏襫無以異於衮衣綉裳蓬戶桑樞無以異於彫牆峻宇則彼之富貴此之貧賤其有異乎無有異也余是以知貧賤而怨

者富貴必驕富貴不驕者不自貧賤而然者也臨川晏宗武幼從荆國王文公季文公名之曰防既長文以宗武字之言若淇奧所美衛武公能以禮自防者乃可宗也文公之期宗武可謂遠也已矣宗武雖生於大丞相元獻公之家而其皇考中散之祿然於謙遜淡泊如山林布衣之士所幾能踐文公之言矣始余讀淇奧之詩見序詩者言武公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而詩人獨不言其所以聽其規諫何哉及讀國語見左史倚相稱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燕居有工師之誦然後知武公之所以能以禮自防者以能聽其規諫所以能聽其規諫者以能善文字故也今宗武作淇奧堂於私第又刻文公之言於其壁蓋將朝夕游居寢飯於其下想見武公之為人必爾志文公之言其志蓋可進矣烏乎人患不幸耳苟有志於文章焉古人豈遠我哉宗武誠能爾志文公之言則它日事元獻之富貴其不驕也必矣大觀二年五月十二日記

愧堂記

清虛居士

有客名堂而問曰孟子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者豈子之所愧乎應之曰不然吾嘗不愧乎屋漏而猥愧于天乎如是則子之所愧方天下文明之時獨抱道而不伊歟貴富果不足以充其身歟道之屈伸固有時身之貴富固有命吾何愧于是如是則何所愧而名其堂歟吾之所愧蓋異夫世人之所愧者也吾從入翁之後方乳哺而晥啼遂發爵乎朝而名掛士大夫之牒及其長也曾不能究紹世業顯親而揚名焉吾之所以愧也吾凡再得罪而後聚當其聚時親戚故人爭言擠觸之惡既見勉以逃死而又謫竄于其往也夫祿遐絕之鄉禽食而獸處不可一日處次既上恭承其無恙而又食飲起居所以為生之道者無所不自得於是退然為二過之罪大矣而朝廷之責猶得以祿食而安處吾又所以愧也覺其無以報矣而又德之于既罪之後其以輟食衣纔而不勝其愧焉乃榜堂之額以重吾之

養正堂記　孫覺先生

冀州古信都郡，在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慓悍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雜糅其間，不事本業，其謡俗猶班班見於載籍。其西大川以為要，開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甚，此邦未嘗不當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它州。真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蠶，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食生息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猶者不能相收，盡其地產瘠鹵，人不耕者是亦於今。為州在國北鄙，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吏賓客朝貢有會期，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孝，涵皇暇於游息之地。太守故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監宋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為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避就，而堂事畢告備，魯侯隱几以詠詩書，副

酒以御賓客巾屨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息所以爲邦之本而有
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
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躰與人殊而況自事其
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乎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
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焉言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
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
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務肖諛笑苟可以得志所治毋下而不
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
有以信之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
默當物承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
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靳於規矩準繩而自正者焉嘉魯
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
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刻寘石壁間使信都之士
覽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

來者得覽觀焉象賢侯名有開字元翰肅簡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太師堂記　　　范太史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相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鄭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滿內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解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修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逆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覩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卤下濕庳陋不蔽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凊問安侍膳其亡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逍遙游燕累旬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

詩刻之石又以書來曰爲史官爲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无不耄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絕周公老于豐魯公封於魯凡蔣邢茅胙祭皆爲諸侯召公相四世其子封于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先輔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冊書由今觀之殆若古昔矣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來輔相之臣福祿之盛未有如公比者雖三代而上唐虞之際歷稽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或瞻望而歎息或聞風而歎焉此豈可以勸音笑皃使之然哉蓋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穀之所及者遠愛公之深者不獨吾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吾人如召國之殖甘棠於以勸天下爲臣子者之忠孝爲人父者之慈訓其利无窮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試尚

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國史院修撰范某記

新刋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六

記

堂宇記三

養志堂記

無爲楊次公

親心所鄉慮之謂志善承順者之謂養孝子之事親養志而不養體爲次故元之於參不若參之於晳此孟子所以屢稱其孝而記子按以經也於戲曾子世不得而見之得見慕曾子者其亦庶乎鉅鹿魏丞綸即龍圖公之嗣子也爲知者所稱將擢其任君辭所舉而以潁陽推臨爲請使親養也是時仲氏官于豫章兩境相望不數百里一夫人所至安問交馳晨昏寢食怡怡如也諸大夫以是稱之而名斯堂爲養志云無爲子聞之曰事親孝者忠可移於君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有以也然而有隱無犯事親之道也有犯無隱事君之道也爲難之難猶犯顏之難不難其難其孰與焉篤於誠而已矣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記

采衣堂記

無為子次公

婺源胡氏五世同時子養其父而逮養其祖之祖父鞠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州閭鄉黨推為令族嘗搆堂於家園宅風物之勝處群峯環翠屏如也寒泉湛碧鑑如也幽芳啼鳥愛之而不可勝名老木脩竹應之而不可勝算每晨昏燕間親族咸集老者坐于上稚者戲于下長者侍其側少者服其勞山肴野餗具不待豐而人以為甘矣況有豆觴之奉乎鼎缶擊壤樂不待盛而人以為和矣況有簫鼓之繁乎頹垣隘宇居不待壯而人以為安矣況有大廈之庇乎弊裘緼袍服不待修而人以為榮矣況有采衣之絢乎乃祖乃父乃子乃孫雍雍怡怡以遨以嬉歲月久而不厭齒髮皓而不衰搢紳大夫樂為歌詠以擬乎膏其堂曰采衣蓋取老萊子之養以美之也既而聞于京師求先為子以為之記無為子曰噫此百有餘年僅僅未克日尋干戈父不得保其子者有之子不暇給其父者有之約有五世一時

而安居者耶觀胡氏采衣之樂則海學舛乎之文可知矣是可書也熙寧六年重九日記

秀楚堂記

孫學士傅師

元祐二年七月余自尚書左司出守河中明年七月移守南都十月又移宣門年少材下冡被朝廷記識兩歲之閒凡三易大府既无德善之政上副天子吏化求治之意獨平易不撓庶幾近民彭門地左事鮮土風淳陋出無過使游士邢迎之勤居無簿書牒訴鞭朴之煩俗喜訓劫輕命抵死過是無足治者閒損賓僚游于州治之園堂皇擁荒欹壞弗支雜亦肩施不揖風雨仰墜旁傾失聲離居喧其亦做矣乃徹其最甚者而新之鳩工於閒暇材於餘廣偃適中侈儉合度踰甲起居既便且安亦徐之巨麗哉夫於是延客合樂以樂其成名曰秀楚酒酣樂闋客請予日堂名美矣奚取於斯嘗謂九里山峯千仞其高剛阜紆餘旁穿主屋雲龍氣舛三日而兩清同大彭抱續連青孤高峩

隱轔嶄岩追崖掛石若蹲若躍呼吸虛風回環万狀汲泗交流匯爲長川轉曲袤岸滄波淪漣邪經其西泡經其東泄大野之瀦以射百步之洪經呂梁之險怒濤翻湧如蒸雲疾若騁馬山水之秀若此而非堂上之所見也梧檟枯柀黃楊蒼松擢幹扶疏樛結輪囷委蛇不彫冬夏青青脩竹叢篁綠葉芬薈檀柘楸榆古骨槐櫨交柯連陰列比參差巧變山丹百卉之英紅棠素柰碧李朱櫻金鳳玉梅黃萱紫茉芙蕖照水蘭菊被徑朝霞瞬曄爛若文錦郁列絪縕芳香襲人垂實絢果合卮杜梨棠柰之秀如此而非堂下之所植也嘉客宴乎廣樂奏醴醲清醑有歡珍鮮練衣曼閑倚嬌被文服纖轉睞清顏翳尋扶障袖回風垂手窈窕容與便姍蹀躞幽思冶能巧工言語倡樂之秀如此而非堂中之所有也若乃娛其所宜搜其所無坐乎一堂之上而衆美來敘俯仰四顧揖佳氣而撫清暉下舞上歌左笛右簫貫四時而不厭則此邦之秀無以尚矣餘曰若客之言司知其見常

情所溺曾何足云余聞之三楚多秀士彭城其西也以古校今最者多有高帝以布衣得天下如蕭曹等輩十數公崛起於閭閻刀筆屠販之餘焉附風雲之會猶功見乎一時施乎万世其後則有若龔勝施讎劉愷姜肱朱浮張昭劉敏劉禹錫者其詞學材能過人遠甚皆相望於千百年之中其餘班班槩見又不可勝數嗚呼多士也夫余蒙恩守此閱月踰時獲覩其山川土地之美風俗深厚井邑歌衍熙甚氣所鍾聚不特水石花木之間當有高明爽悟茂美之資深慮知化之士与夫卓犖不羈之才儕世稱俗甘窮約而無悔此余願見而不可得者若乃行推於鄉智效於官自一藝以往皆足以名此邦矣既上論乎古又以又思乎今之世庶幾可得而与之游乎余將屈左以俟元祐四年四月十日知徐州孫覽記

醉經堂記　無盡居士

阿縣澤民作堂於碧雞坊之右名以醉經焉子記之記曰大古

之時六經之道棼于天地混沌閽天下之人不知所以養身之具乃相與汙尊而抔飲茹毛而啐血俎豆之事闕而不講君臣上下賓師朋友之間無以相接有聖人者作乃調和仁義道德之術造六經以醲酣天下之人伏羲神農之時沉濁以厚堯舜文王泲而清之周公斟酌以勞萬民於是四海之內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至周末而變諸侯卿士無德可頌號吸醨變悖于典法仲尼乃為之賞罰而絹糾之六經之道自是始備聖人以清賢人以濁君子以厚小人以漓仲尼既沒諸子之徒剽接糟粕之餘而失其傳私售其說以汚壞天下之口腹楊墨苦而薄莊老淡而漓使好之者僭然狂惑而不可責以正禮孟軻荀況楊雄復去其滓遂復醲厚故韓愈嗜而美之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也古之人嘗酣於斯矣其始也其色洒然以恭其性陶然以和及其沉湎也靜聽而不聞其說說之音孰視而不見外物之華香然忘家則三歲不窺仲舒之園啓然遺形則

累句不櫛世南之駁忿而爭則樂詳數地肆而在則按與歌風悲則賈生慟哭喜則買臣行謳蓋六經之醉人也如此今澤民既醉於經又能作堂以爲醉所號呼澤民云少而量淺吾安知子之不爲醉翁也

永康縣張氏萬卷堂記　　前谿先生

奇正治亂相襲則雖天亦不能與識有大仁智掇取道絶乃至藏遺書於壁中埋斷簡於地下以待否塞之傾發其幽光者有魯孔宅破汲冢而科斗龍蛇於是四出初示象於人間可謂了然万一遇也方其在壁中地下而奄奄不見日星焉識所謂尚覆雕堂緗縹緘幭牙籤玉軸以第就列家尚文之寵有如此者哉自漢唐以來士民之家亨華卷侯王之國儲與聞雖石渠龍臺所不及不幸化爲汗漫灰燼者亦何可勝數夫豈人物消息隱顯之變固自有時命歟蜀永康張氏子以德名鄉自其祖盛世及孫有書至万卷凡捐於好事假以爲游資者皆張氏子買

書益也既且即其家爲樓居堂以藏焉甲乙雌黃壯麗嚴顯而左右挾以苑囿林泉之勝嗚呼賢哉其盛事也雖然有之而不識則書在肆識之而不喻則經在庫存而不加敬則爲鼠壞散而不能保則爲魚蠹張氏子又嘗以文中第而熙明又以經明與予同年登科其爲人端厚渾博雖其天資亦書之助也今老矣猶勇於藏書未已及見其童兒又頗秀出如此則其書豈冊以潤德發身垂之無窮而未可以治有廢興論也今 天子聰聖重賢文承百年治定兵火撲滅而坑灰寒朝野之書倍於古昔凡以讀書喻義願仕於朝者多多亦稱是予將見張氏子由之成功又知其所藏書是且棲息高樓之端巷廣塵堂之上不逢水火之害與夫恃大力者亦負而去之皆可賀也熙明名說辰今爲衛尉丞云元符三年三月八日記

自然堂記

豫章先生

徐著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陰將二十年其居爲屋

數間舊開東軒於鄉室之離角黝黑漸亟不堪人居蝸涎蟲蝕
經緯几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
倘佯乎旁又乃得之因其舊蓋不易一瓦甓故嚮嘗以為壁塞故
壁以為明不加一木而堂成如言師而來者莫不紊然油然志
其歸乎獨嘉其意近於自然為之名曰自然堂且為道其所以
名曰動作寢休頹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為人其止也不
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
強名厚而羨樂汨汨然日有懸心然且取混沌之術而假脩之
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夫道之妙者
則吾不能為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為吾言之矣言師
善鼓琴丹青而亦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
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四賢堂碑陰記

浮休居士

開梁涖事之三日初見吾孔子於學中既拜堂下又引而之東

西序有儀坐者四焉其禮如見孔子舜民陰恠而問之典謁者曰此所謂四賢堂也敢問賢者為誰曰司馬遷王通韓愈柳宗元也前守茲土者既新吾學又取蒲人之有聞於後世者設堂有之意使天下知蒲州人物之盛且以勉學者予歎曰河東人物自古冠天下莫尊於舜莫高於伯夷叔齊介之推莫智於百里奚莫辯於司馬遷莫賢於王通莫富於猗頓莫盛於唐裴於今日至於二裴之功業三薛之學行張說之通才張巡呂子臧張介然之死節陽城之敢諫王維司空圖之高雅柳宗元韓愈之文章至於宗楚裴延齡之險詖楊國忠妃子之寵遇門閥之家富貴之胄以至於一介一節之士立身於當時名聞於後世者不可勝數夫何其盛哉觀其條華之所鎮臨河洛之所經會宜有靈氣孕奇育粹之不竭如東海之淵泰山之麓其所以為珠璣金貝楩楠豫章之貨者於茲出焉又何獨至於今日空虛寂寞無人哉且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忠孝是也

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己之童子有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非求一賦粟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為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為教者必責其成材則是四賢者皆成材也苟取其文章而略其德業則余何其為教哉吾欲進裴度張巡陽城而退子厚以為大數合於聖人鳴鼓之義而患不能故書其碑之陰以告在學之徒若後之守士者

歲寒堂記

西塘先生

歲寒堂予鄉先生所居也堂之前古柏數株西序皆以本朝諸公與予鄉交者詩文刻諸與夫古之有其言於世切有補者勒堅珉賁諸壁摹書閣其上先生休其中故以歲寒為名堂南為小沼沼之南為二石山山之南為遂游庵庵之南為知非軒堂東為日益齋此皆出於歲寒若夫遂遊之意則予贈之銘備矣而知非者非始悟夫非是者之謂也由吾通悟而知夫非非者之不免乎非則無非之不知此之謂知非知非非非之為非則無

非矣知非者無已無非者無物無已與物此世之大宗師而從先生者非特子弟而已此堂東所以有齋先生坐不講立不議而從先生者皆孝悌忠信飢虛以來飽滿而去其斯之謂日益也歟蓋積有餘以補不足而已愈有也非日益而何今夫以道況觀於天下而反求諸身其孰不有而成大美者必待夫正固悠久不息天地之道正觀者也日月之道正明者也天地不息於覆載然後以成其大日月不息於照臨然後以成其明故夫寒暑之行陰陽之存是皆不頓進而後變化以成也萍蓬之衍一本百支萬蘂之蔓朝晚盈尺以松檜比之則春秋十數不及也然彼皆不免於憑附依託以生失其憑依枯朽隨至而烈風怒號雪霜洊仍無遺類矣物常至於此而後知有正固悠久之可尚若乃和風蕩適敷英煒蕚上下相照游絲繞空金鶯綷絲而軋枝鐵幹高匿深谷誰復顧者至於成大厦建明堂則不求於彼而之此矣夫非以正固不撓而遲久獨後其能具此大美乎

故歲寒然後知松柏而世之言賢久者皆指是以為訓先生豈
固將久之人也故其守已者一而不雜其與人者久而不變不
火可蹈也爵祿可辭也而誠不可渝也故必不爲窮達而物遷
近以事親孝以事長悌以夫婦別以朋友信夫之視天下猶一
家遠之視万世猶一日吉凶禍福莫得而易之也是大美故
能仰佩聖言之英而芳與所以者觀至皆誦其詩讀其書如見
其人故而翱翔於數柏之下視沼之小猶之江湖淮瀆而二山
之甲太行恒岱不足以言高也嘿而神乎前庵逍遥乎泓灝塵
垢之外由是以周覽八極而遂視三皇五帝夏商周之所治盖
一掌之多而其猶是非紊然戰戰泯泯然矣而後無非之不如
而先生無非以無非之心傳不言之教惜乎吾未得從先生於
歲寒以忘吾言若寓諸記聞者大然而吾言當矣

養浩堂記　　龜山先生

建城之東有寺曰明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渦林巒茂密堅

之廣狹若盤龍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甞歸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室屬予爲記予嘗謂養氣之道以謂好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尚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皷刀而不爲牙侯天下之重而不爲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害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完故其行篤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意其頹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工涖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于必爲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爲之道也

賢樂堂記

豫章先生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

塵壒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嵩山賈公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治新堂凉燕之地以書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達哉曰之上畫一新顯榮以崇然隅角踴闢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燕安卑乎西宜寒暑井陰高槐風篠修竹賓僚燕賞語詩書是詩為賢者有也春卿蓋以名堂而屬為記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選守上佐世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宿刃於無事內外最繁而十二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戢於不勝應也加以外吏賓客之道過回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與別都會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窮吏牘所理沒不得此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者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遊於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求與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毋進而終毋已者也我名斯堂

新露至人賢之以為來者之勸並著魏名呈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清見首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絕人歲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大雅堂記

豫章先生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一州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

遂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予言可并刻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七